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典稽疑卷上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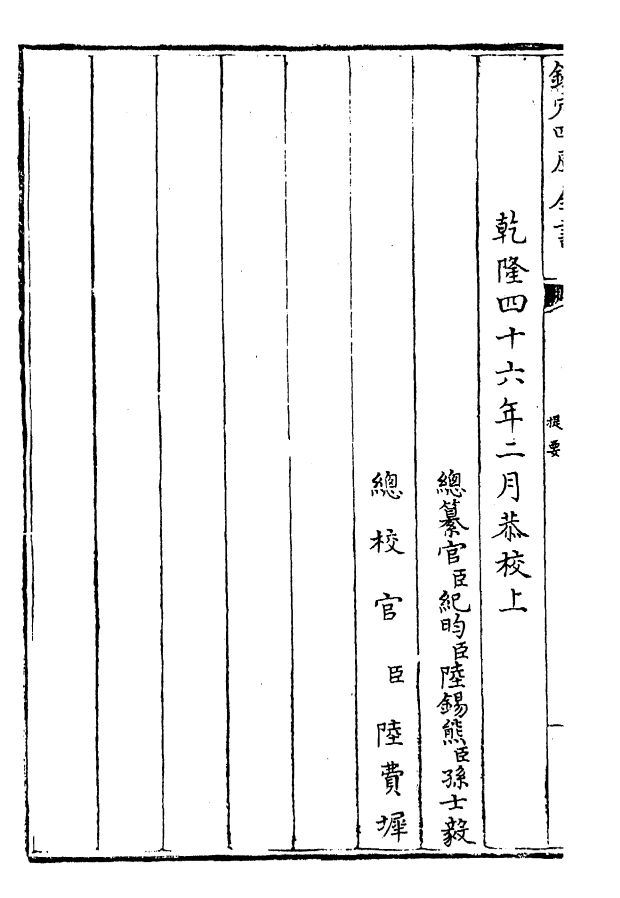
經典稽疑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按經典稽疑二卷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按察使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為四書下卷為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

經古訓但當採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爲內寢之説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畫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説而不引禮記疏文選注所載鄭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説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爲元遂爲

亨益為利不私為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啟紛紜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却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詼諧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為裒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典稽疑原序

余幼業專經竊於餘經有志焉若未逮也入官多暇優游典籍之場凡其不詭於經有裨於傳者咸筆識之久之遂成此編得魚忘筌誠知遺誚然師承各異見以人殊亦起予之志也貽之同好庶裁其狂斐云萬歷丁丑仲春之吉汝南陳耀文書於藝蘇山舍

經典稽疑卷上

明 陳耀文 撰

論語

賢賢易色

李奇傳註師古曰賢賢尊尚賢人輕略於色不貴之也

前漢書

學則不固

孔安國曰固蔽也正義曰言君子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慱聞强識則不固蔽也注疏

抑與之與

蔡伯喈書石經抑作意東觀餘論

三年無改

此章専為孝言父沒自専時也得自専故可觀其行焉若改父之道是為忘親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道謂平生之所常行者也夫人各不同焉如一事而有從有違

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臧獲之所用即父之與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專則即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如有傷于父意故不能改焉豈不為孝子云聖人說改為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為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為害不小故特為明之耳問辨錄

注謂不然則所行雖云云孝矣又引尹氏游氏之說皆言

外生意不惟戾聖人本旨而亦不可以為訓論孟管窺

貧而樂

史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云貧而樂道示兒編

有恥且格

格來也言為政之法若敎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慙恥之心且將來服後漢杜林傳註

耳順

耳順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道德未純則于言之當理

者固樂聽矣其不當理者即有拂然不納之意故曰有言逆于汝心聖人至是其心至虚至平有言遜于志有言逆于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在無拒却亦無容留初不覺其逆耳也是爲耳順若曰聲入云云違逆豈未六十時尚有未通必待思而後得乎問辨錄

犬馬有養

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别

於犬馬乎註疏

東廣微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文選

陸麗封平原王辭以讓父俟曰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從所請魏書

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唐書

李嶠為武攸寧辭奪禮表云用伸犬馬之願獲遂烏鳥

之情華英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

白居易為崔相陳情表云烏鳥之情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

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申風木之悲累至

溫故知新

師古曰溫厚也謂厚積于故事也漢成紀注

攻乎異端

任昉王儉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

杜預律例注解奏云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

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示兒編

呂博士云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

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朱子答汪尚書書

舉直錯枉

以枉錯直居下犯上晉庾純自劾表

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置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舉枉放此黄氏日抄

錯猶投也諸之也言投于上位也御覽正直部引論語註

孫季和云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

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困學紀聞

必也射乎

必也射乎者君子雖于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于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 注疏 注以惟于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詞為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詞屬下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詞為順 南園漫録

獲罪于天

孔曰天以喻君注疏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雖不云有氣有形而隱有不可掩者宋儒創曰天即理也以為破千古之謬然則謂理生蒸民理生德於予理之未喪斯文也可通乎謂知我者理理喪予理厭之可通乎謂理之不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其子賢不肖皆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從者樾陰厤語

射不主皮

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張布為侯而

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古者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註疏

三歸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說苑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

其君齊桓公宫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周策

韶武

注云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夫美是美善是善謂美為聲容之盛也則可謂善為美之實則有盡善者有未盡善者而何以皆盡美乎豈其實不然而其著見乃皆然乎又云舜紹堯致治武伐暴救民云云故其實有不同者夫紹堯致治即揖遜而有天下伐暴救民即

征誅而有天下乃在舜者以紹堯致治為樂之美以揖遜而有天下為樂之善在武王者以伐暴救民為樂之美以征誅而有天下為樂之未善何所分別武未盡善蓋孔子微意也（問辨錄）

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晉紀論）

里仁為美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章懷註

引此云里宅皆居也

里猶居也言人為身謀居惟居於仁為美即擇居而不能居仁不可謂知七經小傳

觀過知仁

古字通用觀過斯知仁矣之仁乃人字與井有仁焉之仁同無錫陳公懋云冶城客論

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君子懷刑

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之刑盖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先儒釋為畏法然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學齋佔畢君子在上位者言君子懷於為德道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道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已者而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

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伊川

禮讓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後漢列女曹叔安傳 賈逵上書云孔子稱能以禮云云何有劉般傳

吾道一貫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

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黄氏日抄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家語

王肅云言未能明信此書意

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註疏

弗如也

包注云既然子貢不如又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論衡問孔篇云吾與汝俱弗如也 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不如也魏志

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注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後漢書

晝寢

學者多疑宰予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寢夜居於内晝居於内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内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内寢之寢而說者誤

為眠寢之寢七經小傳

南面說苑雍也云云南面者天子也包注言任諸侯治集註人君聽治之位夫子自處云何

子張問入官子曰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家語

七十子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鹽鐵論

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劾金于胡衍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解蒲去史記

文武之官既衆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

得耕稼尚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于前【晉傅玄疏】
處士李謐屢辭徵辟有絕世之心每曰丈夫擁書萬卷
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北史】
庾信賀婁慈碑云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即用和隣入
國開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文苑】

犂牛之子【舊註不云謂仲弓之父】

論衡云毋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肪奇人鯀惡
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

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觀此仲弓益伯牛子王充博通百家或嘗有見

家語生於不肖之父史記父賤人皆似因犁牛之謂而云集註父賤而行惡抑又甚矣

子謂仲弓時或偶有感觸故即犁牛言之非必即指仲弓父也世豈有對人子鄙其父行而譽其子之賢者耶注云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夫論語文法各有體子謂子賤子謂韶盡美之類私謂也以無子曰字也子謂子貢曰與回孰愈子謂子夏曰為

君子儒之類面語也以有子曰字也此章明云子謂仲弓曰則正對其人語矣集註云云不但非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之義而亦不顧語之文體矣於注磔筆

惟吾見其進章有曰字耳

策其馬

集註策鞭也　正義曰策捶也繞朝贈策注馬檛也

左傳齊國書帥師伐我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哀十

子見南子

舊以南子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與之咒誓義可疑焉孔注

子路不悅者疑孔子有援附意即主彌子瑕意也故夫子直之乃述天意厭棄云云夫誥誓不及五帝荀子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穀梁謂孔子而說誓乎是無義無命也孔何疑焉而注云重言以誓之然耶

欒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

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書臯陶矢厥謨

竊比老彭

王弼云老是老子彭是彭祖

老子既兼理教而又久視故孔子有竊比之歎抱朴明本章

秀老子頌述而好古儀聖作師

五千文者容成子所說老為尹談益述而不作也消一教論

孔子竊比老彭彭祖生蜀殷太史人爲國史作爲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故蜀記曰大人之鄉也華陽志

依於仁

依猶親也仁謂仁者志道據德晝之於巳依仁資之於人游藝博之於物人巳內外交養互發然後爲爲學之全功與首篇孝弟謹信親仁學文意同若依作不違與據字何別仁本心德與德字何別張莊私記

束脩

未嘗無誨魯論讀為悔論語釋文

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于衰周其文德著矣然所凡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之乎家語

趙簡子使董安于寓書招子華子曰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子華子

秋胡子妻云束髮脩身辭親往仕列女傳

孔安國論語註云束脩謂束帶脩身又秦誓註云如有

東脩一介臣 尚書孔穎達正義

桑弘羊云臣結髮東脩得入宿衛 鹽鐵論

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 後漢書光武詔辭

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 元和詔

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自約束脩整也

馮衍說鮑永曰大將軍之事豈其圭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

史敞薦胡廣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李固奏記王商理王龔曰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

劉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註謂謹束脩潔也

延篤上李文德書云吾自束脩以來忠孝無虧諂瀆不作從此而歿無慙遠祖注束帶脩飾也

魏桓範薦管寧云寧束脩著行少有令聞三國志

吳劉繇束脩至行

杜恕云束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體論

嵇康家誡云立身清遠中絶常人滛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節

何克疏云虞喜束脩立德皓首不倦晉書

劉柳兒謝道韞束脩整帶造于别榻晉書

庾亮武昌置學官教云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宋禮志

苻堅破慕容暐至自永昌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戴記

王準之議夫東脩之胄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宋王弘傳

戴安公釋疑論云東脩履道言行無傷與遠法師書自少東脩至於白首弘明集

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東脩合理曾有何愆廣弘明集王明廣

方性夫云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以進與其進也之意示兒編

鄭玄論語注云謂年十五以上也

張竦為陳崇草奏稱王莽功德云安漢公莽自初束脩確然特立（漢書）顏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

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謂年十五以上（後漢書）

禰衡顏子碑云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

周弘正與王褒言於元帝云若束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陳書）

魏獻文初高允請郡立博士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北史）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後漢第五倫傳注穀梁傳束帛脩脯

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穀梁傳

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檀弓

子思居貧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孔叢子

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岑文豪謂袁憲父君正曰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耶陳書

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北齊儒林傳

劉炫博學為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

者不可勝數然嵩于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隋書

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唐六典

問束脩以上曰執贄相見束脩其至薄者然否曰束脩未詳不可强解若以為執贄相見則斷乎不然聖人教人之心無窮無往非教豈待執贄以來而始教耶問辨録

不圖為樂

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漢書禮樂志

加我數年

魯論五十以學易易讀為亦

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集解疏云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

子不語怪

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史記註

互鄉

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註疏

文莫

樂肇云燕齊之間謂勉強為文莫

三讓

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昌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社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論衡四諱

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免喪之

後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咸謂𤣥既失之而肅亦未為得也𤣥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葢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于昌太伯𤣥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道受不赴喪之譏潜推大

美二讓也無肖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巳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慼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孫盛論　江熙云三讓謂讓王季文武也史正義

則有司存

注疏云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

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 元魏刑法志

梁冀謂崔琦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 後漢文苑傳

六卿分職貳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 晉職官志

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 宋索虜傳

人君南面九重禮絕陪奉階闥之任宜有司存 宋恩倖傳

察訟理冤實惟政首雖曰司存每多誣濫 元魏詔

謬參樞轄獻替是司無良犯法各有司存 游肇事

軍機催勒蓋惟景在總兵統旅則有司存 島夷傳檄侯景

建官設職事遵常典既有司存無所偏廢齊百官志

徐勉修五禮表云日書左史副在司存梁書

沈約云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弘明集

陶弘景請雨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本集

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沈炯為周弘讓讓太常表

邢劭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闗入虞人弓

招不進北齊隋柳武劉行本語皆同

王源中疏憲臺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

祀宜歸司存舊唐杜黄裳曰獄市之事各有司存通鑑

有天下不與

王莽傳太后下詔曰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師古曰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漢書

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論衡語增篇

劉寔崇讓論云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晉書

惟堯則之

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也疏云巍巍乎有形之中惟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惟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

趙岐孟子註天道蕩蕩乎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之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

仲尼言惟天云云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魏髙貴鄉公問庾峻

子罕言利

論語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論語云放于利而行多怨又云小人喻于利此外未嘗及也至命與仁則易彖云各正性命文言云君子體仁

論語問荅言仁凡五十三條命字亦言之非一葢罕言

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别作一義與字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學齋佔筆

按以子之所慎子不語怪二節例之此説為是

苗而不秀

正義曰此章亦以顔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揚子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注曰仲

尼悼顔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神問

後漢章帝八王賛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引論語苗

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顔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理惑論牟子

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禰衡顔子碑

徐勉子俳卒為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為之嘆息梁書

周成王秀而獲實漢昭帝苗而未秀丁儀論

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未秀世說

陳朱世卿法性自然論云顔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嘆廣弘明集

未可與權

淮南子曰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氾論

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周宇文顏論止云反經不云合道

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云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茍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

也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乗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歴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按淮南説權字亦自分明而宣公之言遠出宋儒上

程子乃云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耶

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

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

稱之為物有衡有權經者稱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至于千億而不可窮衡以權用權非用于衡無所用之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常相為用不得以相離若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是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而可乎程子曰權只是經夫經以權為用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即是經是曰權即是衡也而可乎問辨

錄

朱子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之時多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義別有所謂權也

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向流於變詐為權則非矣夫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葢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

誾誾侃侃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裴駰史記註引之正義曰

下大夫稍畀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

子貢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生制禮弗敢過也家語六本

子夏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琹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說苑脩文

漢紀萬石君童僕侃侃如也漢書作訢訢

虞翻上孫權書曰仰覩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

之樂吳志別傳

瓜祭顔憲之終制曰孔子云雖菜羮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南史

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玉藻云惟水漿之祭

又曰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

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

鄉人儺

儺却之也譙周論語注疏儺逐疫鬼也為陰陽之氣不節厲

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為四目熊皮為帽

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變為之海錄碎事

紅紫不以為褻服

褻服近身衣以紅紫為之不宜非以間色賤之不用也禮服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為之者張子語錄

朱子曰自隋煬帝命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云云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大全註　齊夢龍曰後世朝祭服緋服紫蓋不待制度盡變于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同上

相國丞相太尉金印紫綬漢書

九卿青綬三采青白紅後漢書仲長統云百官皆宜執笏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為紫荷南齊志

明帝詔曰脩成六服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宋志此在魏隋後耶

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六品以下用緋綠隋志不如前說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孔子言人苟用我我則以先進之道治天下使天下見文武周公禮樂彬彬之盛此正如有用我吾為東周也註云用之謂用禮樂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而孔子平日豈未嘗用禮樂乎如字是有徘徊慨想之意而非已然之詞也於碩注筆趙之萬本

德行顔淵

仲尼序門人為四科人物志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新序

浴乎沂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
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
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
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
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
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
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

也春雩䕏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論衡仲長統云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後傳

天下歸仁

歸是歸還之歸即所謂復也仁乃心之全德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所欠闕但為己私障蔽乃有不仁耳若能

一日克己復禮則障蔽既去本體日還天下之仁皆歸焉所謂渾然天理無少欠缺者固即此而在也注謂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夫為仁在己何與于人仁者先難何心於獲己之所獲猶或後之況于天下之稱許乎且吾己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孰從而知孰從而許吾己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許之何為不許何為聖人之意斷不如此也問辨録

朱子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

伊川云稱其仁是也夫克己復禮聖賢靜功也他人何由知之一日而天下歸仁雖置郵傳命亦不可達夫子之言不幾于虛幻乎荷亭辨論大意與問辨同

勞誨

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孔安國注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左傳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公在

部臣匡救善導謀誨忠矣蔡伯喈朱公叔謚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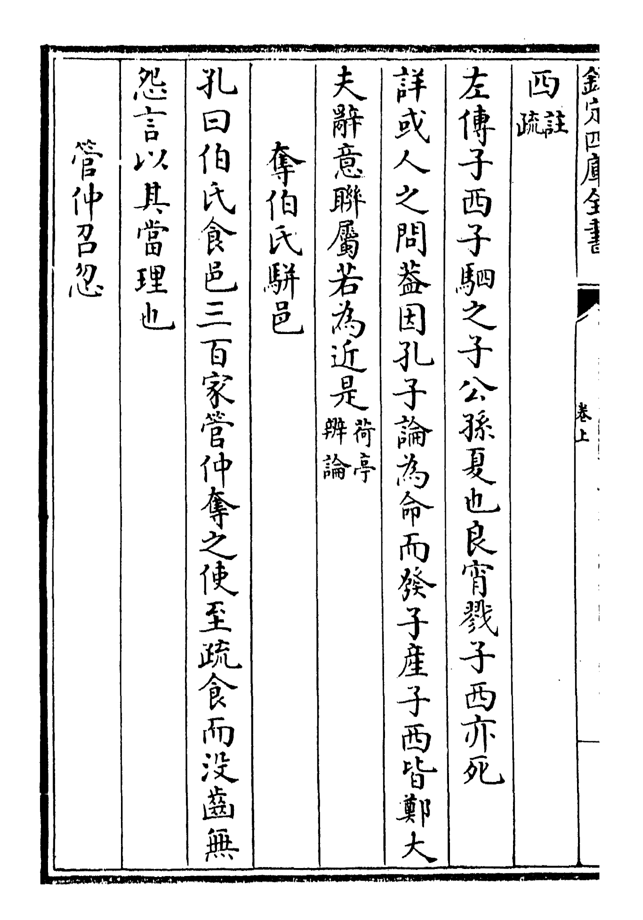
僧嚴與劉善明書勞誨之厚以至于斯弘明集

劉義恭與義宣書忠焉之誨聊布往言宋書南郡王傳

顏延之庭誥曰游愛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愛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

子西

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



西註疏

左傳子西子駟之子公孫夏也良霄戮子西亦死

詳或人之問蓋因孔子論為命而發子産子西皆鄭大

夫辭意聯屬若為近是荷亭辨論

奪伯氏駢邑

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没齒無

怨言以其當理也

管仲召忽

子路以召忽死節為仁管仲不死為未仁故問之孔子闢子路言管仲未仁故言管仲九合諸侯雖不死子糾之難而有相桓之功亦如召忽之仁再言之者深美之也其字指召忽玩如其二字可見（論孟管窺）

正義曰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

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與陽穀為九也章懷延篤傳注再會于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毋及葵丘也

管子告桓公以加政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大匡

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戒

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呂覽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

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國語

左傳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恊昭舊職也

集註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天閑齊桓九會然後身殺朱子辨證云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意也惟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

有裳衣兵車之辨益鑿説也然此詞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穀故是戰國時人也

按國語先云屬六會三又云帥諸侯帥固與傳糾合義同也且管子者司馬取之為封禪書固在左氏前矣而傳末載趙襄子滅知伯事夫襄無恤謚也而傳載之疑左氏亦戰國人矣

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左襄十一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為盟

主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有令名矣昭元

此云九合曰再合曰三合可例仲之九合矣

桓公子糾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管子

莊子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盜跖篇

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韓非子

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為齊相是為召其賊伯諸侯也越絶書

荀子仲尼篇桓公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外事則詐邾襲莒注兄子糾也

史記云初襄公誅殺不當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

說苑曰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尊賢篇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姪娣不懷離袵非文也同上

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既而無知被殺三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尹文子

論語註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春秋傳曰桓公

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又云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

按淮南厲王傳薄昭書云云註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

夫觀諸書則孰兄孰弟明甚矣程子乃謂小白為兄胡康侯張氏朱子皆從之豈玩物喪志之言痼於中耶

匹夫匹婦為諒

或云此與召忽之死也言一匡天下管仲之功大矣召忽之死亦死於義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云云也蓋與殷有三仁同意

桓公使魯人殺公子糾求管仲魯君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

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子

深則厲 深厲淺揭隨時為義 後張衡應間

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水淺則攝衣涉之為是水深若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

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已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意見

韓詩云至心曰厲説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詩疏

及史闕文

有問劉元城曰先儒説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穿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面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

載此必是闕文及如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闕亦忠厚之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嘆曰今亡矣夫葢嘆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葢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舊續聞

遠人不服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

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戓問所載為正葢顓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顓臾而概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黄氏日抄

政逮大夫四世

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趙簡子謂史墨曰季氏亡乎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以為上卿至于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昭）也四公（宣成襄昭）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史世家左昭三十二）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漢地里志）

季悼子（紇）之卒也叔孫昭子（婼）以再命為卿及平子（意如）伐莒克之再受三命（昭十二）叔孫（豹）卒豎牛立昭子

而相之昭四昭子即位朝其家衆五冬季武子卒七是歲平子代立孔子世家是悼子先武子卒未嘗為卿也疏四世文武悼平注武悼平桓俱誤荷亭辨論宣成襄昭定為五世自成至定為四世亦誤

東周左傳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

此釋子路之疑也吾其為東周乎者言已不為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為也言雖之公山非助其畔七經小傳

吾豈匏瓜　天官書匏瓜一名天鷄在河鼓東

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下注云論語吾豈云云不食正指星而言葢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附此于四書疑義曰洪興祖論語說同抄

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畏井渫之莫食註引論語

檀珪與王僧虔書質非匏瓜實羞空懸南齊書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此云匏瓜繫而不食二字之

義正同仲宣云徒懸檀珪云空懸匏皆用論語語耳

則匏瓜之為星無疑

王褒九懷思忠云抽庫婁兮酌醴援匏瓜兮接糧楚辭曹

子建洛神賦云嘆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

止慾賦云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

按楚辭王褒等云云則古稱匏瓜皆謂星爾爾雅翼

患得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潛夫淺日

篇

小人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家語

天何言哉

魯論讀天為夫何言哉云云天何言哉

植其杖

置其杖而耘石經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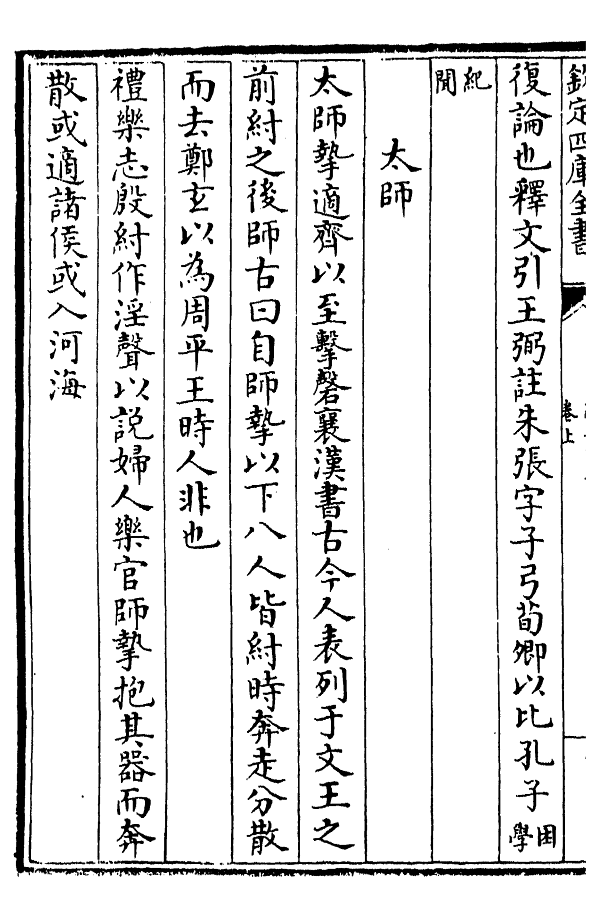
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知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云

云君子（韓詩外傳）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不知命云云君子此之謂也（董仲舒策）

隱居放言

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困學紀聞）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



復論也釋文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困學紀聞

太師

太師摯適齊以至擊磬襄漢書古今人表列于文王之前紂之後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禮樂志殷紂作淫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董仲舒傳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注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

八士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困學紀聞

逸周書云乃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宫伯适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據此則八士蓋南宫氏文武時人忽疑即仲忽亂臣十人南宫适疑即伯适也漢書作中突中曶

雖有周親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

子來則用之註疏

大學

大學

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正義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正義曰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

言以證之十目十手言所指視者衆也禮註疏

禮記之作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作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禮記正義

或問云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無疑

夫無所承受無他左驗而據其想似者輒謂其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與

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馬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洙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為無見葢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古言

魏止有太和正始無政和年號政和宋徽宗也

虞松弱冠有才景初二年從司馬懿征遼東檄文露布皆其所作懿還辟為掾時年二十四世語

衛瓘覬子也十歲喪父年七十二為賈后所殺晉書

邯鄲淳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曹公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魏略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覬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

名遂效其形晉衛恒四書體勢

鍾會母張氏傳曰會黄初六年生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竒聞異訓

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植之學門使天下取則後漢書

大學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南行禮記十五碑悉

壞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洛陽記

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

往質焉北史

賈逵肅宗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

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後漢書

禮類六十九家始于大戴禮記終于王元度注禮記

若盧植鄭小同及孔頴達魏徵則小戴記之學也唐藝

文志

據㩁傳遡魏志則覬之死太和三年也時松年十五

歲會方五歲耳松信才矣豈十五即受考正五經之

詔耶會夙成矣五歲即能與覬等書石耶正始中立

石經已云轉失淳法則覬死已十五六年而淳之卒

久矣可云與會等書石耶且石經禮記碑上有馬蔡

名會十三已誦周禮禮記可云禮記始行而學庸傳

耶逵傳止云四經不及禮記則逵之言出何典記耶

何鄭在逵後而註不言之類逵為疏而亦略不及耶

文昔官諫垣時曾與鄭公曉同事恨未早見公書得以面稽其疑云

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大戴禮記即明載之矣大學果曾子也記者何謂不書耶

物有本末

此非結上乃以起下本末二字即下文本亂末治本末字據其外之形迹言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以修為言則格致治平皆事也修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

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之矣下文六先字即此先字七後字即此後字

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章句以為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穩妥 問辨錄私記

釋明德

傳之三章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夫格致誠正脩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静安慮能得止至

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也何居問辨

釋本末

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同上格致之傳既補亡矣而於終始之傳何不並補之乎私記

注疏前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身也於後句此謂知本云本謂誠其意也此正相照應處程子疑其重複乃以聽訟章移置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以上句為衍文朱子

又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格致之結語而云此句之上別有缺文似皆非記者之意同上

孟獻子

盧孝孫曰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大全獻子立于文公十四年莊子之孝曾子間諸夫子先子思百餘歲矣反嘗師之耶盧不讀左傳亦不見論語耶大全收之時講因之大誤

中庸

中庸

鄭目録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正義

天命之謂性

注命猶令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命之說也若云猶令天何言哉諄諄然命之乎論語注天即理也此注性即理可云理命之謂理乎

注性即理也易曰順性命之理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則性之與理聖人未始合言之也彌綸章本義此窮理之事此盡性之事不又分而為二耶

夫天下之理皆理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存郛郭之中厥有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若謂性即理則理即是性矣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問辨錄

性道注兼人物言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聖人性道之說也易繼善成性後即云仁知百姓固未嘗言物矣

夫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且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閒辨錄

喜怒哀樂

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者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謹恐懼而謹之于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大全小注

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

之大本故必戒謹之功無時或間而後能如此不必又以為明道不可離之意私記

夫有是操養之功則吾心乃得其正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理渾然更無偏着故謂之中中則發皆中節矣無所乖謬故謂之和中雖具于吾心然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為大本和雖發于吾心然天下之事皆由此處是為達道若彼常人喜怒哀樂雖是未發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有夫不徒曰本

而曰天下之大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達道葢言天地萬物之理皆具于此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皆由于此為下文張本也閱辨

致中和

致字乃由中而極乎外非約之於內也聖人一身中和矣由是而推開徹達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感化之速處置之周不過乎物不遺乎民斯之謂致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大順之世焉若曰聖人自中和矣而致位育

則在古無徵崔氏中庸凡

中和至于為大本達道可謂至矣更致到何處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之說似是疊床私記

注以戒謹貼中和以中和分位育夫戒懼致中顧不和歟謹獨致和顧不中歟心正則位顧不育歟氣順則育顧不位歟致中和而位育盎實理實事實言非感應之說猶孟子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後章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以贊化育所謂致中和也及人物之性盡

而參贊之功成則所謂位育焉者也若云雖無其事乃有其理益後儒曲為之辭耳問辨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費而隱鄭註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費本又作拂徐音弗注同禮注疏

字書費損也用也惠也耗也又扶味切姓也佹戾也春秋傳晉侯佹諸

陳公懋云費隱大小本一時之言何嘗直貫至末聖賢之言正不如是之拘也

人道敏政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家語

蒲盧螺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註疏

螟蛉蜾蠃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之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

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黒之菼青黒之鵻皆名以騅也解頤新語陶隱居說同通志畧以變與未變駁之誤

詩人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已子斯

為繆矣今細腰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他蟲同處其中或見其子已去而他蟲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蟲之成蛹者葢蠮螉生子如小粟米寄着他蟲之身而他蟲不壞至變成蛹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要是說詩者誤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為如似之似不知似為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說也詩詁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蠃之子非以

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説得之楊子雲則失之耳監簿永嘉戴侗云嘗親見蠮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蠮螉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黄氏日抄

俗説果蠃負螟蛉入筆管中如呼曰似我似我營之七日而遂化為其子也夫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蟲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

世人乃為之說如此亦可笑也問辨錄

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禮記註疏

曰一者誠而已何如曰若指誠言何不曰所以行之者誠也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一而不言所謂一為此空虛無着之說必待後人求其事以實之乎且上文曾無誠字今突然謂一為誠則為義不明至下

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始說出誠字今鶩然預指於此則為言不順舍却本文而別僞說以填補之是亦添蛇足也問辨錄

凡事豫則立

此但言事必貴豫注言凡事先立乎誠非也故下文又言治民必先獲上云云誠身必先明善皆豫定之意也葢至是始言及誠耳故知一者誠也之非然也

博學之二條

上條作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下條作三近似更切不知朱子何故不然存疑

自誠明謂之性

注自由也夫由者由此以至彼也若謂由明以至誠也則可若謂由誠以至明也不亦舛乎夫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誠而明者而言則謂之性自夫明而誠者而言則謂之教非由此至彼之說也世有謂率性之謂道自然者即誠明謂之性也脩道之謂教勉然者即

明誠謂之教也夫率性原道所由出誠明謂性成之聖也脩道原教所由立明誠謂遵教之賢也且之謂云者原其所以名謂之云者加之名者也安得而同之耶問辨錄

誠者物之終始

物猶事也凡人無誠則不能成事禮註疏

誠者一也物者事也凡人作事皆出于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如寫一字縫一針必專心一意然後端好

稍不誠則鹵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吹劍錄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乃以明自誠之意謂事必以誠而成不誠則不成也今因物字遂為造化所生之物則大學格物亦造化所生之物乎如注云云是謂萬物得實理以生理盡而死乃造化所以始終萬物者也於學者何與問辨錄

博厚載物

言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

於萬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

禮註疏

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乃聖德之用何嘗便說天地然惟其如此所以配乎天地耳蓋曰博厚聖人之所以載物也云云然載物莫如地今曰博厚載物則聖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云云如所謂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也而註者見覆載字即以同天地之用言則是天地聖人惟有高厚悠久之體故有

覆載成物之用也而可乎_{問辨錄}

禮儀威儀

注云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夫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何以强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無間葢言道之散見於人倫事物者廣博周徧充足有餘若此乎其優優大也 問辨錄

孟子

不日成之

詩靈臺鄭箋云言不與設期日而成之

註疏云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云先王之為臺榭也

其日不廢時務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云經始

云云不日成之韋昭曰不日不程課以時日也

寡人

王侯自稱孤寡注疏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注疏本孤寡者人之困賤下

位也諸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國策

無以則王乎

管仲曰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其何以行之管子小問桓公曰勿已其勉霸乎大匡

先大夫文子顯輔其君以主盟于諸侯令主君懋其勳庸而光賁于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于四方也子華子

管仲病桓公問之曰寡人將誰屬國管仲曰勿已則隰

朋其可乎 呂覽貴公

注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葢見下文一千二百餘言故云至無以則有一焉注無以見前然下文僅二十三字若作言之不止則於理不通勿已字見於戰國時文字甚多義皆更端之意或彼時方言如此 南園漫錄 或曰以用也言無用此也

折枝

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趙註

後漢張晧王龔論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注劉熙注孟子云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選廣絶交論緰匐委迤折枝䑛痔善引趙注

薛稷等翕肩屏氣䑛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朝野僉

韓高之徒共持國柄愚薄之倫折枝䑛痔盧思道北齊論

國君進賢

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

慎歟意見

曾西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學困紀聞

孟施舍朱子又引舟之僑等為例蓋不敢變趙注耳

人姓名中不可加發語聲恐或是孟賁字意見

褐夫

豳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孟子曰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毾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為毾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毾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席上腐談

自反而縮

晦菴解以縮為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曰斂也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關心也雖褐寛博亦不惴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亦無害俞文豹吹劒録

志至氣次

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意見

聖人汙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困學紀聞

趙注云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今紀聞所載云云豈所見者古本後復刊去耶惜矣

有王者起

註以此為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此所

謂是為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葢以三代教養可為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之為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必待滕之所行為師也黄氏日抄

春秋天子之事

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者也葢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天子之明威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僭

亂百出不知有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爲是懼以爲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爲凖以明天子之法以尊周室以見天命之未改是爲天子之事葢曰此天子之政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志在于尊周也罪我者謂亂賊之交作也

由無天子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為亂為賊罪狀顯著憲典有在如有舉而行之者彼將焉逃諸侯惡其害已也是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法者春秋也春秋我作也則豈不罪我乎若曰春秋無位而託南面之權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夫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乎其亦誤矣問辨録春秋正旨

巨擘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晁氏客語野客叢書

無責耳矣

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譽之也耳矣云者輕收之語辭黄氏日抄

舜卒鳴條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困學紀聞

史記六國表云禹興于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疑在此條之下而今無此語故知書之逸遺者多矣可勝惜哉

非禮之禮

若禮而非禮陳賈娶婦而長拜之也趙注

可以取章

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凡于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

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遂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注疏

王使人瞯夫子齊人一妻一妾

或云此二瞯字相應共一章也謂王使人瞯吾何以異于人豈同齊人乞播枉曲以求富貴為妻所瞯而見羞

相泣者乎

少艾

汪聖錫云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云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乂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刪懲艾云者懲絶之也詩云峙乃錢鎛奄觀銍艾亦以刪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也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已也此之為艾亦衰減之義也程氏攷古

原孟子之言即荀子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亦兒編

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尚書中候

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則是艾誠長老之稱也謂之少又安可也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註疏

遍考載籍艾字併無美好之說曲禮曰五十艾服官政

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為卿皆謂老也示兒編

游定夫云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易拾遺

郭次象云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之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

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　野客叢書

按此引與註引楚詞戰國策同楚詞少司命云竦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王逸注曰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劒以誅絶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所也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趙策云建信君貴于趙公子魏牟曰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又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

者色也色老而衰大全解注楚詞不引逸注國策不及建信君豈不欲頌言之耶又以少司命為大司命抑左右之莫辨耶

趙策注引趙岐云艾美好無孟子少艾之語齊策七孺子注云言其近幸無幼艾美女字豈所引者洪興祖楚詞注耶抑舊本而今無之耶漲要之皆鮑彪因舊注而未及詳考耳

夫內作色荒書之烱戒招搖市過孔子醜之則凡云

好色皆謂女子也史記佞幸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漢書贊云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葢亦有男色焉是亦謂間有之耳魏牟所云幼艾葢指幸臣建信君也建信者彌子瑕龍陽君之輩豈凡知好色者皆如衛靈魏趙之為乎故知趙注乃隨字生說而讀者遂不敢置異議云爾

白羽之白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

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白性消白玉之白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文選雪賦注

曹交

曹交註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為氏者困學紀聞

君子不亮惡乎執

伊川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全書

據此是以惡字作去聲讀謂惡乎執也與硜硜必信必果大人不信不果義正同

法家拂士

入則無法家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咈謂其忠鯁拂逆人意足相警戒若依註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吹劍錄

周公假天子之尊時進善者百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

拂臣六人同姓之士百人韓詩外傳

五伯

用國者信立而伯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治中國無他故焉信立而伯也荀子

按荀孟同時其稱說五伯必同也趙注蓋臆說耳

盡其心

盡其心者言人能窮盡其心者即知厥初受命于天之

性知其性即知天道矣朱子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予于此說及後引横渠之説實所未達約言

注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臆見

馮婦

馮婦搏虎一章閻元莊云有一家以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斷句後至攘臂下車衆皆悦之其為士者笑之與前相對亦自有義志雅堂抄

既入其苙

今之與楊墨辯者云云招之說者以為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野老記聞

周旋中禮

動容周云云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也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

哭死當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言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禄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意見

然而無有乎爾

去聖未遠鄒魯相近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嘆而不怨之詞趙注無有云者此所以欲歸于已也疏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葢曰孔門諸

弟子有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

注引林氏之說是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何為言世之未遠可也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為因知其必不然也問辨錄

續補

時習

學者學為君子為聖人習者如習射習儀之習學君子聖人不可驟至故必以時漸習之若學寛大則於褊隘時習之若學温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於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悅乎然此理則通論語所言皆可以盡故此句冠一書之首深有意也　正龍舒淨土文

小學大學

漢張敞從杜鄴學尤長小學鄴子林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敞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鄴傳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藝文志師古曰故因名云

王子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尚書大傳

正月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五穀硯冰釋命幼

童入小學衍篇章四月令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大戴禮

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書傳略說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白虎通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始教讓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象學射御內則

夫古人之所論小學大學者如此章句序乃云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

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云云令觀文王世子王制學記等所云不知世子可令之洒掃否耶

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歷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則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葢即農圃等事乃術藝之精者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齊治平之道故六鄉三歲大比賔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葢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

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大小歧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王浚川集

大學

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若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而成均何可以名書且云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成均之訓規也而又何以為孔氏之書問辨録

中庸序

朱子序云中庸何為而作也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葢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末云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歷叙道統以歸於已是謂之道統序非中庸序也苛亭辨論

十三章總註

道不遠人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丘未能一者聖人謙已誨人之辭本同一致初非有難易之别也朱子岐而二之一則為夫婦所能一則為聖人所不能與本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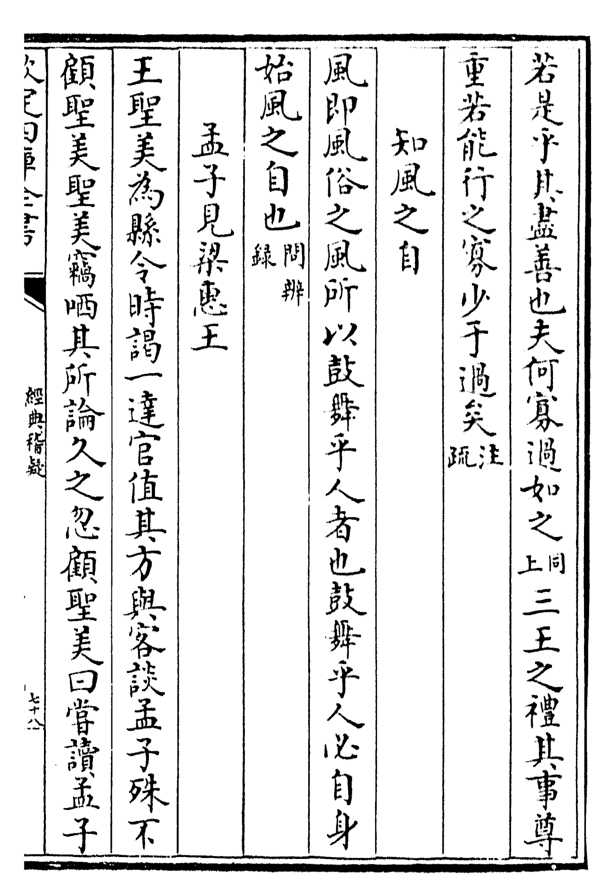
體殊不相類荷亭辨論

達孝

注云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夫聖人之孝誰不稱之乃聖人則烏用通稱為也盖達者變通不拘之謂善繼善述是也今只讀本文自見夫繼述之謂孝繼述而善焉之謂達非通稱之説也若云通稱則與下文全不相蒙且義亦淺近問辨錄

三重

注云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夫有天下者孰不議禮制度考文議禮制度考文有善者有不善者如何有此三者便能寡過葢難有者德難得者位難遇者時三者兼焉故為三重言於所難有者而有之也其指王天下者言非言民也有德則善則非愚而自用有位則尊則非賤而自專有時則有徵則非生今反古是故其道則本諸身徵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質鬼神以俟百世動世為道言世為法行世為則遠則有望近則不厭



若是乎其盡善也夫何寡過如之（同上）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于過矣（注疏）

知風之自

風即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問辨錄）

孟子見梁惠王

王聖美為縣令時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

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夢溪筆談

斯可受禦與云云如之何其受之

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

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不作闕文亦可 論孟

宛管

經典稽疑卷上